

土皇帝梦

——大军阀何键的一生

文热心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土皇帝梦
——大军阀何键的一生

文 热 心 著

责任编辑：刘国瑛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125 插页：1

字数：11,400 印数：1——8,900

ISBN7—5404—0544—9

I·437 定价：2.50 元

目 录

一	风云突变 蒋桂开战 联桂驱鲁 何键玩火	 1
二	李宗仁讥哂 “芸樵无肩膀” 方鼎英后悔 “一言丧家邦”	 15
三	图王谋霸 智襄论大势 火中取栗 湘军当炮灰	 31
四	明哲保身 与唐生智绝情 斩草除根 逼唐生明造反	 41
五	骑墙不成 省主席又遭痛骂 抗桂侥幸 长沙城失而复得	 52
六	穷追猛打 彭德怀威扬长沙 风声鹤唳 总指挥夜逃湘江	 62
七	信邪说 挖毛泽东祖坟 逞淫威 捕杨开慧入狱	 72
八	群起攻之 官场“甘草”解难题 格局已成 朝中介石担责任	 79
九	摆擂台 何键施拳脚 惹是非 长沙闹瘴气	 89
十	侈谈八德何有德 想成大道偏无道	 101

十一	办航空 女学生遭难 贩吗啡 黄少将替罪	112
十二	为壮胆 扶助王家烈 求“统一”收拾“湘西王”	127
十三	“皮刀”割“钻子” 何芸樵夺党权 地方斗中央 肖学泰进牢房	137
十四	心中有鬼 引鬼进门 处世无法 置法不顾	153
十五	众叛亲离 刘岳厚出走 疑心生鬼 曹伯闻被逐	161
十六	陈诚斥责两面派 军统密杀联络官	171
十七	内哄外逼 何芸樵伤脑筋 无寇可挟 总指挥交兵权	183
十八	西安事变 土皇帝企图再起 一场春梦 省主席奉调入阁	194
十九	定风波 刺杀罗介夫 被要挟 含酸求权贵	203
二十	奔丧不得 戴雨衣不给面子 唉声叹气 上将军被禁公馆	213
二十一	无可奈何 军阀拜佛学道 落花流水 孤魂过洋漂海	220

一 风云突变 蒋桂开战 联桂驱鲁 何键玩火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夜。长沙城。中山路一座飞檐走兽的大院——何键的公馆里，正笼罩着一片令人窒息的气氛。昏黄的电灯光中，人们轻手轻脚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马弁们不敢象昔日那样耀武扬威；参谋们也不敢象昔日那样让马靴敲得地板“嘟嘟”作响；宴会厅里没有昔日的杯筹交错；游乐厅里也没有昔日的笙歌艳笑。这一切，均是因为主人公——国民革命军第6师师长、湖南省“清乡”会办、湘赣边界“会剿”代理总指挥何键失去了平日那种沉稳。这时，他呆在书房里，一会在屋里踱步，一会又伏桌练字。一时躺，一时坐。一时骂几句“娘卖×”，一时又哼几句“我正在城楼观山景”之类的湘剧高腔。与平日那不可一世的风度判若两人。家人疑惑了，马弁疑惑了，参谋们更是大吃一惊。谁也不敢上去问问究竟。因为刚才，何键最心爱的大女儿何玫想逗爹老子开心，缠着他打牌，被何键骂了一句“死开”，气得她直哭。

已是晚上十点，何键终于叹了一口气，脱下那身“老虎皮”，换上功夫服，来到天井里，打起太极拳来。“白鹤亮翅”，“双手

抱球”，可一套未完，步法大乱，心头更加忐忑不安。他只得在天井里踱着步，自言自语道：“难道叶翠微这广西佬言而无信？……难道江瑞煌这‘九头鸟’贪杯误事？难道胡宗铎这小子……”

突然，书房里电话铃声大作。何键扑向电话机，拿起听筒。电话里传来一阵得意的狂笑，一个沙哑的湖北腔响起：“芸樵（何键字芸樵）兄吗？你睡得着吗？温柔乡中作艳梦啦，哈哈。”

何键脸上的肌肉往下拉了拉，眼睛微睁了睁：“啊，宗铎兄，我的艳梦不如您的香啦，我哪象您这个‘湖北王’，财源滚滚，美姬如云？我在鲁胖子手下讨杯残汤剩饭吃，可人家嫌我吃得吧嗒响，溅了口水在他龙袍上；我在他龙床边搭个地铺，夜里帮他提提尿壶，可人家嫌我打鼾。如今，不是把咱赶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下‘吃草’去了吗？”

“哈哈，我说芸樵兄，别叫苦了，咱们桂系团体可不亏待您。告诉您一个喜讯：汉口之约，今日实现，老兄就要做‘潇湘皇帝’了。到时可别拆台哟！”

“岂敢，岂敢！哈哈……”

“玩笑，玩笑！哈哈……”

何键放下电话，好不得意，他真想召来部属，来个“何主席夜宴图”，因为，他这只“仙鹤”终于亮起了翅膀，就要翱翔天际，一鸣惊人了。

他想起从清光绪十年（公元1887年），到如今已是42年了。42年里，他从醴陵乡村的一个毛头孩子，几经跋涉，几经冒险，终于当上称霸一方的省主席了。他记得儿时，父亲对他讲过，他赤条条地降临在这个世界的第三天，按乡村的习惯

是要做“三朝酒”。梦想发财、光宗耀祖的何父找来一个“铁嘴道人”给何键算“八字”。“铁嘴道人”见何父中年得子，实在不易，不必冷了何家之心，有意拣好的说。当主人一报出年月生庚，“铁嘴道人”便装出大惊之状，收拾行头要走。被何父拽住：“你这个师父，我好心好意请你给小儿算八字，又没冷落你，何故如此无礼？”

“铁嘴道人”说：“天机不可泄露，不可泄露！”

何父也大吃一惊，便劝转“铁嘴道人”，说：“既然不能泄天机，在我家用点酒饭也是无妨的嘛！”

“铁嘴道人”正肚中饥饿，便半推半就入了席，酒足饭饱之余，在何父再三催促之下，便沉吟了一会，说：“仙鹤一乘下凡来，九州从此生光辉。”说罢，起身便走。何父急急追上，在他口袋里塞上三块用红纸包封的“光绪帝”。何父从此坚定了要培养出一个“大贵大富”儿子的信心。何键长大从父亲嘴里知道了“铁嘴道人”的话后，也雄心勃勃地要出人头地。因此，他从小爱文好武，不事农桑。

何键长到十来岁，遇到了当地一个拔贡。此人叫凌恩凤，不愿出外做官，隐居家乡以教书为业。一年冬天，凌恩凤正在火炉旁边烤火，发现何键两眼炯炯有神，遂问何键：“你会对对联吗？我想出个对联给你对。”何键点点头：“试试看。”于是凌恩凤摇头晃脑，念出上联道：“乌煤黑炭出绿火。”何键思索了一下，念出下联道：“青天白日落黄沙。”凌恩凤初时不胜惊讶，继而又含笑点头，连连拍了几下手心道：“儒子可教！儒子可教！”从此，凌恩凤遂将何键收为入门弟子，既教他读诗书，也教他

学武艺。由于何键脑袋还管用，几年之后便通读了经史。

正当何键想用经史构筑起他通上天际的道路时，中国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了。清政府在公元1905年发布上谕：“从丙午年起，所有岁科试、乡试、会试一律停止。”何键见经史无法将他送入天堂，便决心多读点新书，以便通过新书重温天堂旧梦。他报考了新学堂，先在醴陵县立高等学堂读书，次年又转入绿江中学读书。何键见学法政是进入仕途的门道，便又赶到长沙，考进了法政公学。

何键在法政公学毕业后，投入到省民政厅当小职员。这时辛亥革命已经推翻了满清皇帝，何键虽然觉得自己在老百姓眼里大大小小也是个“官”，但是他见当大官的都是些扛枪出身的人，如果搞文入仕途凭自己这点本事和背景，要出人头地，根本就没有希望。他又“窥测方向”，寻找实现自己梦想的途径。

这时，军阀们各霸一方，各自为了争地盘、保位置，大肆扩充实力，编练新军，武弁学堂从而应运而生。何键心中暗想，“身逢乱世，学文已无多大出路，不如改学军事。”经过考虑，他决心弃文习武，考入了湖南将校养成所。不久，他听别人说，南京的陆军小学办得比这好，便又跑到南京读陆军小学。接着，南京陆军中学招生，他又去报考，也被录取了。陆军中学毕业后，他又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第三期。

这时，何键已近而立之年，面对镜中那早早秃了的前颅，不觉生出一丝悲凉之情，心想：在这里毕业之后，发到部队要见习半年一年后，才能当个兵头将尾的少尉排长，要是在战场上吃了“花生米”，岂不“上山没做成和尚，下山没讨到婆娘”？

这日，恰逢考试《几何》。题目倒是不难。何键面对“几何”两字感慨万分，情不自禁地在试卷上写道：“春秋几何？人寿几何？几何而求贫贱耶？几何而求大富贵耶？”

总算熬过了几年的直线加方块、板凳伴寒窗的生活，眼看就要否极泰来，却想不到差一点又被时任湘军师长的赵恒惕断送了前程。原来，何键在保定军校毕业后，已经29岁，被分发到湘军暂编一师见习。见习期满后，师长赵恒惕接见这些“学生兵伢子”，以便给他们封官。他望着何键那露出秃痕的脑袋，便默不作声了。心想：这把年纪还当得了么子下级军官啰！赵恒惕准备将何键发配到营里当个文书算了。正要开口，便被坐在一旁的第一旅旅长宋鹤庚看出了心思，他怕赵恒惕此举冷其他人的心，忙说道：“此人身材魁梧，想打仗还能顶事。”赵恒惕顺水推舟地说：“你喜欢就给你罢！”于是，何键在宋鹤庚部下当了个“兵头将尾”的少尉排长。

这时的军官都是“打一仗，升一级”的。何键也给自己打如意算盘：在部队好好干，连打几仗，要不了三五年，捞个团长、旅长威风威风。没想到不久爆发的“湘北战争”，打破了何键的美梦，湘军被吴佩孚打得大败。不讲升官，连命也差点搭进去了，这无异于又给何键梦想中的仙鹤拔下了一堆毛。他随败军退回长沙，眼见得北洋军人多势大，咄咄逼人，湘军又要开拔，退居湘南一隅。何键心里打着“小九九”：这一来，何日才出头呢？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不如暂往醴陵一避，待机而起。他凭着一张油嘴，一双长手，钻营到师长赵恒惕的一张到他家乡醴陵一带收集溃兵散枪的手令。

回到醴陵，他凭着人熟地熟之便，数月之间便搜集到千把人枪，拉起了一支队伍。渐渐地他觉得自己的翅膀硬了，“有枪就是草头王”嘛！他想这队伍，差不多有一个旅的实力，当个旅长又如何？于是，他便封自己为湘军独立旅旅长，用旅长的名义派粮派款，用布告昭示四方。但他总觉得名不正，言不顺，还得要上面委任一下好。恰好这时退驻湘南一隅湘军的总司令就是何键的同乡程潜，何键便派人去联络。联络的结果是，何键被封为浏（阳）醴（陵）游击队司令，整个游击队是和醴陵县另一支武装游击队张国威合起来的，张国威比他本钱大，人枪多。何键大不满意。这“游击队司令”到底是什么级别啰？团长还是连长？不要把我何键当蠢蛋！于是，他又派人到湘南联系，要求湘军总司令部将他的部队改编为正规军，筹码当然是一个旅，自己当旅长。

1918年端午节前，何键得意洋洋地率部队向湘南的郴县湘军总司令部开去，自以为旅长一职指日可到手。没想到，传来的消息给了他当头一棒。何键的靠山——湘军总司令程潜被内部的谭延闿、赵恒惕赶下了台，局势非常紧张。

其实，导演改编这一幕戏的是程潜的老部下叶隆柯。他原想以浏醴游击队为基础，扩编为一个旅，自任旅长，以何键、张国威为团长，帮程潜扩充实力。程潜一下台，叶隆柯失去了靠山，他的话自然何键听不进。叶隆柯在这种情况下，派总部参谋、醴陵人李隆汉到何键部驻地去疏通，叫何键明了局势，拥叶为旅长，何和张国威当团长，事情或有可为。可何键怎会放弃这威风的机会哩？他自以实力在握，程潜垮了，还有谭延闿、赵恒惕的大腿可抱嘛，根本就不买叶隆柯的账。

李隆汉见何键如此强硬，这个本来直性子的人，火气上冲，便将桌子一拍：“你这个保定三期生当旅长就是不够资格嘛！我这个一期生还是个中校参谋呢，你想一口咬出猪油来？”这句话如在干柴上放了一把火，把何键的心中五味罐打破了，他恨恨地说：“放屁，放屁，你这一期生还是个参谋，自己没有屁用，怪谁？想当年汉高祖开头也不过是一个亭长。亭长可以做皇帝，为什么我不能当旅长？”何键底下的营长刘建绪、陶广等人也咬牙切齿，要和李隆汉动武。李隆汉见此，只得快快回营。

叶隆柯的算盘落空，何键的“旅长梦”也破灭了。原来，湘军中谭赵系的军人既然上了台，自然容不得鼻子底下还养着一支程潜的部队。便出了一个主意，利用何键和张国威的矛盾，唆使张国威拖走部队。这样，何键实力大减，编旅不成，编团也不成，只得屈就唐生智团的骑兵营长。

还好，何键颇识时务，知道唐生智不会久居人下，一切唯唐生智马首是瞻。打了几次胜仗后，他步步高升，到第一次北伐战争结束时，何键已是唐生智第四集团军第35军军长了。

他梦中的“仙鹤”确实飞到了半天云中，且前景越来越诱人，唐生智打下安徽的一部分地盘，封他为安徽省主席。然而，好景不长，唐生智一倒台，他只得卷起铺盖走人，要不是他有35军这点资本，恐怕再也无法升天了。他就凭着这点资本，先是和程潜通款，得以回到湖南，混上了一大堆要职。虽然这时他的35军被整编为第6师，但实力并没有减少。他又以为自己要飞了，谁知，程潜被桂系赶下台，被派来湖南主政的谭延闿亲信大将鲁涤平竟排挤他，弄得他日子很不好过。他窥测

方向的结果，是发现时机可用。

原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权是蒋介石和谭延闿“联姻”，鲁涤平主政就是替蒋介石掌握湖南。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集团已同蒋介石势同水火。而桂系的势力已接广西、湖北、河南、河北、北平成一字长蛇之阵。在这个长蛇阵中，湖南就象他们的七寸，已被蒋介石扼住了，弄得桂系首尾难顾。因此，桂系非拔掉鲁涤平这颗钉子不可。

何键看准了就干。首先，他亲自率领 6 师参观团北上来到北平白崇禧的行辕，说是来观看桂军秋季演习的。白崇禧这个“小诸葛”一眼就看出了何键的心思，暗暗高兴鱼儿上钩。这日，白崇禧备下酒宴，说是为何键饯行。酒过三巡，白崇禧以言挑之曰：“芸樵公。您和咏安（鲁涤平字咏安）在湖南真是珠联璧合哟。”

何键心照不宣，微微一笑说：“为党国尽忠，责无旁贷嘛。”

白崇禧微微一笑：“鲁咏安真有气量，中央明令他为湘赣‘会剿’总指挥，这本是很容易收到立竿见影效果的。你想，几个土共产党有什么难应付的，他自己不去，硬是将这个好差事让给您，好让您建立功勋，树立威名；他自己则在后面，为您准备了充足的军费；为让你安心建功，不分散精力，又将‘清乡’业务归入新成立的省府军务科。真是个好入啰！”

何键被白崇禧抓到痛处，一股无名之火窜上心头，真想把鲁涤平排挤他的事数落一番，虽然解不了恨，可也图个嘴巴痛快。但他借着吮酒的机会，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一下白崇禧，只见白崇禧脸上呈现出狡黠的笑意。他警惕了：决不能这么轻易、这么个低价把自己卖给桂系，尽管，鲁涤平为了排挤他，叫他去“会

剿”；当他以军费还在筹集为由以便拖延时间时，鲁涤平一方面给他开空头支票，另一面又将“清乡”督办署撤销，逼得他不得不就范，只得去“会剿”，心里狠狠脸上堆笑地把指挥全省团防保安队的实权交出；最后，为了置他险境，又不拨军费……他恨不得活吞了鲁涤平。但他不能向白崇禧说，说了桂系在做手脚弄倒鲁涤平时，会把自己推出去打头阵，一旦失败，他又成了替罪羊。“我何不以其人之道来治其人之心。”想到此，他便笑吟吟地回答道：

“是呀，鲁咏安对你们集团也是帮大忙的。你想，如果蒋先生派别人当湖南省主席的话，你们的一字长蛇阵不被腰斩了吗？”

这回轮到白崇禧心痛了：蒋介石把鲁涤平放在湖南正是插上桂系集团脖子上的一把刀啊！他马上又担忧起来，看来何键不是个简单的丘八，要利用他还得花点血本啊！便也笑吟吟地说：

“是呀，是呀，鲁咏安对我们都好。我们都得好好感谢他。唔——你说呢？”说罢举起了酒杯。“来，为感谢我们共同的朋友——鲁咏安，干杯！”

“对，对，对，干杯！”何键附和着。

“芸樵公，你还是到武汉找找李总司令吧，他又是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有任免地方官员的建议权呀。”

“当然，当然！”何键听出了白崇禧话中的真实意图。

“干！”

“干！”

何键一行来到武汉。何键独自来到李宗仁的公馆。李宗仁这

个行武出身的人，对有战功的人员是格外尊敬的。他把何键请进自己的书房，叫侍从沏上西湖龙井茶，和何键平坐在沙发上，两人聊开了北伐时攻打武汉的战况。攻打武汉，这是何键最引为自豪的一段历史，他眉飞色舞谈起了当年他怎样强攻汉阳，又怎样智取汉口，又怎样攻破武昌城活捉湖北督军刘玉春、师长陈嘉谟的。

李宗仁见何键得意的样子，便有意压一压何键的兴致，话锋一转，道：“如今湖南情况还好吗？”何键自然知道李宗仁话中所藏的机关，顿时情绪从飘飘然的天上降到了凶凶然的现实。但他并没失望，无论从蒋桂关系还是李宗仁的口气，他都知道，在两强相争的时候，自己少不了演个角色。当然，演什么角色，就全凭自己的能耐了，弄得好，自己可以当个鹬蚌相争之旁的渔翁，弄得不好，自己就得当为他人火中取栗的猴子。唔，桂系想整垮鲁涤平，但目前苦于无从下手，看来，还得靠我提供炮弹啰！

何键沉吟一会，计上心来，便向李宗仁报告起工作来了：

“唉，湖南局势不稳啊！总司令您想想，中央三申五令要‘清乡剿共’，可鲁咏安就是不尽力，前些时候，把‘清乡’督办署都撤销了。我去湘赣边界进剿共党，井冈山虽然攻了下来，本想乘胜消灭流窜的共党分子，怎奈鲁咏安就是不发给军饷，弄得我为党国效力无门。其实，湖南是鱼米之乡，矿产资源又丰富，还愁征不到税？可鲁咏安为了自己发财，把厘金局都交给他的亲信去搞……”何键说到此，偷眼瞟了一下李宗仁，只见李宗仁脸上漠无表情，只得煞住话头。

“唔，湖南既然这样糟，你就要多负点责任嘛！”李宗仁完全是长官的口气。

何键情不自禁地说：“责任是愿负的，但职权有限，万一力不从心，为之奈何？”

“这些，你去找煦苍、翠微、宗铎、陶钧去商量！”李宗仁拍拍何键的肩膀，立起身，挥挥手，何键自知该告辞了。

当天晚上，何键来到湖北省“清乡”督办、37军军长胡宗铎的公馆赴宴。这里的气氛可比白崇禧、李宗仁处大不一样，没有矜持，没有官腔，也没有亲热中透着的几分等级的意识。作陪的人都和何键官阶一样高，且又是昔日同在一个战场杀出来的。大家见面，都是那么感情裸露，说话又是那么粗鲁。

何键的车刚停下，胡宗铎就一身戎装迎了出来，双手抱拳，笑哈哈地说：“咳，芸樵兄，阎王没有下你的请贴？”

何键也笑哈哈地说：“哦，有你‘湖北王’保驾，阎王爷敢来抢生意！”

陶钧、夏威也迎出屋来，大家不是你捅我两拳，就是我踢他两脚，间或还骂两声“狗日的”。

入得席来，大家划着拳饮着酒，不时有人唱两句乡村小调，不时有人说个下流笑话，倒也气氛融洽。

话转到正题，胡宗铎对何键说：“芸樵兄，听说你又受鲁大胖子的气了？”

“我受气倒是小事，问题是湖南这样下去，于党国不利啊！”何键故作淡然地说。

夏威接话说：“芸樵兄倒是‘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可怕

的是，人家‘笑口常开’，笑你这个可笑、胆小怕事之人啊！”

陶钧则气忿忿地说：“芸樵兄，你就别装模作样了，你要赶走鲁咏安才有出头之日，我们团体呢，要赶走鲁咏安才能除去心头之患，咱们是穿一条裤的难兄弟，抱成一团，才有好日子过！”

叶琪原做过何键的副军长，这个广西人，尽管现在是桂系的第12军军长，自然不好随便说何键的空话。为免除何键的尴尬，这时只得插嘴，说：“芸公，这里都是兄弟，又是保定的同学，只要携手合作，不愁干不成一番事业。”

“哎哟，翠微（叶琪字翠微）你最了解我目前的处境，我要和鲁咏安动武，赶走他，岂不授蒋介石、谭延闿以把柄？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讨伐我，到那个时候，局外人不明真相，单凭‘犯上作乱’这一点都会唾弃我，我岂不偷鸡不到反蚀把米！就是你们团体想救我，也师出无名啊！”何键终于说出了实话。

叶琪只得附和何键的说法：“是啊，芸公确有难处。”

胡宗铎“啪”地站起来，拍着胸脯说：“芸樵兄，你放心。鲁咏安，由我与煦苍（夏威字煦苍）、翠微来共同对付他。芸兄可置身事外，暂作壁上观，不过湖南的内部问题，需要你回湘后，及早作安排。”

“承蒙兄弟们关照，键当铭心不忘！”何键举起杯，和人们一饮而尽。

和桂系首脑人物一番周旋后，何键回到湖南，集中兵力，作好倒鲁准备。

2月13日，叶琪又奉桂系首脑人物指示，电邀何键到岳阳密

商有关倒鲁的军事配合问题。从岳阳回来，何键表面不露声色，实际上时时处于高度的亢奋之中，越到事件突发临近，越加坐立不安。

如今，一块压在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怎能不高兴，不癫狂呢！

就在何键沉醉在“仙鹤升天”美梦中的时候，门口传来一阵马靴“嘟嘟”声，参谋处长彭松龄来到何键面前，先是“啪”地敬了个军礼，然后又双手抱拳，向何键打了个拱手：“祝贺芸公高升”，说罢递上一封急电。只见电文上写道：

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师师长鲁涤平，第50师师长谭道源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着即撤免鲁涤平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18师师长职务，撤免谭道源第50师师长职务。所部交第6师师长何键编遣。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

何键看完电报，取出狼毫签上字。彭松龄走上前来，问道：“主席，不知这个任免令经过了中央没有？按理，地方政治分会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利早被中央收上去了啊。”

一句话，提醒了何键。他凭着多年的阅历，自知这件事远没有那么简单，任免书的下达只不过是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的开端。他披上大衣，穿上马靴，喊了一声：“彭处长，走，回醴陵的湘赣‘会剿’指挥部。”

彭松龄笑了笑，出去安排车辆去了。

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电话是叶琪从岳阳打来的。他告诉